

# 松溪文史资料

(第六辑)



政协松溪县委员会  
松溪县文史编委会  
编辑室

一九八二年十月

## 编者寄语

搜集文史资料宜自远而近，由简入繁，即先古后今，先大事而及其详，点滴珍惜，多方充实，不断完善。从我县实际情况看，自明、清至今，凡足以震慑村野之大事，莫过于水、旱、螟蝗、瘟疫之灾患。类此纪录，前人虽有所述，但不详尽，且时过境迁，无从查考，实引为憾。

一年多来，《松溪文史资料》已编印六辑，基本上可以概括我县自清中叶以来一般历史掌故，尤其是解放以来三十二年的重大变革，较为详尽。但以修志中断年代久远，从清康熙三十九年至今，长达二百八十年，而历史资料散失殆尽，续志维艰。虽经多方努力，尚难如愿。为此，渴望各界人士协力合作，尽可能多提供有关文史资料，尤其是清末至解放前这段历史。稿件力求真实准确，长短不论，均受欢迎。凡提供史料，可采取个人撰稿，亦可联合编写，可写回忆录，亦可整理口述稿。这样，多方面结合，使资料更加完整。

今后，我编辑室人员将陆续下乡采访，以充实资料，为综合编纂地方史志奠定基础。在此期间，望各部门、各公社予以大力支持，密切配合，共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编者

1982年9月

# 目 录

## 甲

- (一) 松溪北门“农民自卫团”始末记..... 何明兴 1
- (二) 李济时组织“讨卢军”的经过..... 何明兴 3
- (三) 中医吴金龙传略..... 杨廷栋 4
- (四) 松溪龙船、龙灯漫话..... 施刚毅 6
- (五) 捣毁龙头山匪穴记..... 李金球 8
- (六) 松溪县经受一次特大的洪涝灾害..... 林舒 11

## 乙

- (七) 松溪县邮电业简况..... 黄象南 12
- (八) 松溪县粮油工业发展情况..... 刘景熊 13
- (九) 松溪县牧、渔机构与技术队伍简介..... 陈文通等 15
- (十) 松溪县外贸工作梗概..... 孙朝安等 18
- (十一) 松溪县工艺美术的一朵奇葩..... 黄象南 19
- (十二) 松溪县民政优抚救济事业概况..... 黄秉恒 20
- (十三) 群策群力兴建校舍..... 陈大同 21

## 丙

- (十四) 松溪物产介绍..... **陈国安** 23
- (十五) 松溪物产补遗..... 徐永平 38
- (十六) 松溪民间俗语..... 施刚毅 39
- (十七) 漫话节气农俗..... 何俊年 40

# 松溪北门农民自卫团始末记

何明兴

公元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多事之秋，小小的松溪山城也处于动乱之中。在那一年多时间里，南兵北伐经过松城，赶走北兵；城乡成立农会，北门农会还组织了农民自卫团；季营兰营攻陷松城；县长李岱被撤职，含泪离松，百姓送“万民伞”；……政局一日几变。下面记述的当年发生在松城的几件事，是根据八十岁老人许锦才的回忆，整理成的，笔者未敢杜撰。

## 南兵北伐受欢迎

公元一九二六年十月间，南兵来，北兵退。百姓知道南兵是“孙中山的兵”，北兵是“北洋军阀的兵”。那时驻扎在松溪的北兵叫周荫辉营，被南兵赶走后，没有回头。南兵经过松溪，不抓夫，不抢百姓东西，受到欢迎。他们还上街喊口号：“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苛捐杂税！”同时，叫农民团结起来，组织农会。于是，松城东南西北四个门相继成立农会，各乡也有，县里成立了县农会。

北门农会成立情况：先是开农民大会，大家报名参加，接着投票选举农会会长。选举结果，泥水工人徐得金当正会长，青年农民许锦才当副会长。会员有三百多人，包括花岩、钱桥、朱坑、塹上等村的农民。然后，在北门大奶庙召开农会成立大会，会员都到，不是会员的也来，有六七百人，庙里站满了。徐得金上台讲话，讲北兵的坏处，南兵的好

处，还讲农民要团结，才能叫地主不敢大秤进小斗出。会上，抓来一个抽酒税的叶铜人，斗争了一场。这个人平时作威作福，农民恨他。但没有打，斗完就放他回家。

## 组织农民自卫团

到了公元一九二七年九月间，县长李岱授意北门农会组织农民自卫团。（全县唯有这一个农民自卫团，它和后来的“民团”完全是两码事。）由农会先选出团总，许锦才为正，徐得金为副。十个团丁由青年农民自动报名，经团总挑选确定，每人每月自付伙食费五十元东南票，集中吃、睡。团部也在大奶庙。自卫团经县长批准，到县警备队，写了个借条，借来八支破烂的“马蹄宜”长枪，虽打不响，但出操时扛着，也可壮壮威风。枪集中团部保管。平时，早上出操二小时，再吃早饭，回家下田劳动，晚上学文化和上政治课。许锦才教文化，用的是新式的识字课本；教练官上政治课。教练官姓兰，崇安人，当过兵，那时他家住松溪城关河头，是徐得金的妹夫，因这个关系，才请他当教练官。正副团总一样打赤脚、戴斗笠，人称之为“赤脚团总”。

北门农民自卫团，好象是县长李岱亲自管的，有事直接找他，县农会都不敢过问。河头有个戴新新，收契税的，常对农民敲榨勒索。一天，姓戴的到花岩村乱收契税。有个农会会员跑来报告自卫团，许、徐二人马上向县长反映，李岱立即派两名卫兵把姓戴

的抓来，问怎么处理？许徐说，第一回不一定要处理，今后再乱来，就要惩办。戴当面认了错。

自卫团很想有几支好枪。许锦才向县长要求道：“那八杆‘马蹄宜’杆杆生锈打不响，背出来给人笑，请县长想办法换新枪。”李岱回答：“我近日要去省府开会，等我回来，召集地方绅士，叫他们捐款买枪。”自卫团急于求成，不等李岱回县，便把地方上的绅士财主请来，转告县长的意思。请到的绅士有：黄钟平（当时是省参议员）、施玉春、何永祯、黄凤仔；财主有刘湘莲、李金生、何招孔、何得梁等人。可是，那些人都摇头喊困难，一个钱不肯出。听说他们宁愿把钱拿到省里去活动，要把李岱赶走。

## 季营兰营陷松城

不久，便到了“双十节”。十月十日那天晚上，松城各界人士，包括农会会员，学堂的师生，举行庆祝游行，连看热闹的，有好几千人，小小松城灯火如昼，大街小巷人声沸腾。游行队伍在公园集合，从衙门口出发，顺大街，行至南门大桥头，再转向南街、九曲巷、后街，又入公园解散。游行的人，有的提灯笼、举火炬，有的拿着小旗子，边走边喊口号。到半夜十一点多结束。

当人们忙了一天，又累了一上半夜，正在家里呼呼大睡的时候，“占山为王”的季营、兰营合伙，三百多人枪，悄悄地进了城。天还没大亮，城里便象捅了马蜂窝。敲门破户，鸡飞狗叫，哭爹喊娘，一片混乱。

“土匪”进了城，首先涌进县警备队，缴走三十多支枪。另一股包围了大奶庙，缴了农民自卫团的枪。当时，庙里值班的团丁范叔明，一看不妙，拖着枪拔腿就往里跑，一头钻进看庙老头的床底下。“土匪”追上，开了一枪，误把看庙老头打死了。（范叔

明，后来被国民党抓壮丁，到政和西津，逃走不成，被用大锯分身而死。此是后事。）

许锦才本来晚上也在大奶庙睡，凑巧“双十节”那天来了乡下客人，让到庙中睡，自己住在家里。后来，季营首领季天明，喝令一个团丁带路，找上门来，抓住了徐得金和许锦才，审问自卫团情况。徐得金很机智，又有口才，向季营解释自卫团是保护穷人的，反对贪官污吏和苛捐杂税，不敢做坏事；又故意称赞季营进城后不找百姓麻烦。季天明听了很高兴，也假意地说：“我如果早懂得这样，决不让部下拿你们的枪！”事实上，季营对平民百姓是客气的。

据说，季天明在陷城后，在警备队长何寿图的办公桌上发现一封密信，拆开一看，原来是兰营首领兰跃辉（大布人，绰号三头狗）写给何寿图的，相约在攻城时，内外夹攻缴季营的枪。季天明见此密信，火冒三丈，立即派手下请了三头狗，说有要事商量。三头狗没防备，中了计，一进季营，即被枪决。季营在松城盘踞了二、三天，因卢兴邦部一个穆副官带领四百多兵力，从浦城赶来，季营便退往郑墩一带，并带走一些绅士财主，派人送绑票勒索。松溪城于是又平静下来了。

## 李岱愧受“万民伞”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间，上任不到一年的县长李岱被撤职，心情沉重地从福州赶回松溪“交印”。当时，李岱四十左右年纪，身边没有带家眷，为官是否清廉，不清楚；但他给徐、许二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似乎平易近人，喜欢接见赤脚农民，而对绅士财主不理睬。许锦才、徐得金时常去找李岱，有时见李岱自己用洋剪理发，有时碰上吃饭，见桌上菜食平常，并会客气地叫吃。许、徐自然不敢奉陪。于是，李岱一边继续用饭，一

边耐心地听报告。撤职后，临走前，还特地  
向许锦才交待说：“自卫团那八支枪，我已  
给你们报销了，不用赔钱，你们不要怕。”  
离别那天，北门农会一百多人，一早就在  
县政府大门外等候，还赶做一顶红绸仔的“  
万民伞”，三尺多宽，上写“清廉为民”。  
十点左右，李岱随同送行的百姓，走过大  
街，出了南门，登上开往建瓯的木篷船。李  
岱站在船头，含着泪水，默默无言地望着  
送行的

百姓，唯有摇头而已。

北门农民自卫团，由于失了枪，现在李  
岱又走了，没有靠山，新任县长又不理  
此事，因此散伙了。一些地方绅士神气地  
指着许锦才，讥笑道：“乳臭小子，胎毛未  
干，也敢出来当团总！”警备队长何寿图，  
也来找许锦才的麻烦，索赔那八支枪的  
钱，想敲竹杠。许锦才不示弱，顶嘴道：“  
你把警备队三十多杆好枪丢了，该赔多  
少！”

## 李济时组织讨卢军的经过

何明兴

一九三〇年一月六日，“闽北土皇帝”  
卢兴邦妄想当省主席，在福州绑架了六  
个省政协委员，造成轰动一时的“一六  
政变”。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下令讨伐。  
这时，在松溪出现了一场讨卢军的短剧。  
本文根据当年松溪讨卢军中队长许锦才  
先生的口述，整理而成。

一九二六年冬以后，整个闽北几乎是  
卢兴邦的势力范围，卢兴邦成了“闽北  
土皇帝”，欺压百姓，做了许多坏事，如  
开放赌场，公开抽赌捐，贩卖鸦片，收  
鸦片捐，还收什么花捐，把社会搞得乌  
烟瘴气。卢部驻扎松溪一个营，三百多  
支枪，营长姓曾。

一九三〇年上半年，松溪北门人李  
济时，刚从上海一个大学毕业，回到福  
州，适逢蒋介石下令讨卢。他认为是个  
机会，便上书南京，陈述卢部横行闽北，  
名声败坏。于是，上头委派李济时担任  
“讨卢支队司令。”李带了这张公事（委  
任状），回到松溪。一个人马，一杆枪都  
没有，怎么办？李计划招抚山头土匪。经  
同乡陈文周介绍，李

济时把许锦才请了去，商量此事。李问  
许：“司令部打算请你当招抚员，到一些  
山头去接头带人，你敢吗？”许那时是  
个血气方刚的三十岁的青年，有些胆量，  
便答道：“什么官兵、土匪、大刀会，  
我都不怕！我一不是财主，二不得罪他  
们，怕什么？”这样，许当上讨卢军支  
队司令部的招抚员。李济时的司令部设  
在北门大奶庙，他身边只有十几个秘书、  
副官，没有人马武器。曾营知道李在搞  
这事，也不敢动问。

许穿着兰色军装，袖章标明“讨卢军”，  
带了一个卫兵，但都没有枪，二人空手  
奔走各个山头，出示李济时的接头信，  
进行招抚。当时，政和石门土匪大队长  
汤得崇，人长得又高又粗，象尊金刚，  
手下有几十条枪，官兵非常怕他；郑墩  
民团团总林寿老，有二十八条人枪；路  
下桥民众会的刘洪奴（又叫洪奴头）也  
有二十多条枪。这几个人，许都去见过，  
他们对许很客气。

但许主要任务，是到屏南去，给大土  
匪头张云光接头带路。张云光和他的两  
个儿子

张汉阳、张汉周，共有三百多人枪。许在屏南一个山头找到他们，传李司令的命令，委派张云光为大队长，他的两个儿子为副大队长（张部是李济时自己先接好头，许主要是去带路）。事情办妥后，许不敢耽搁，催他们尽快动身。一路上张部打着讨卢军旗号，由许带路，北上，到达郑墩，接到命令，开赴浦城。于是插到青山，经祖墩，进入浦城。因为这时，驻松溪的卢部黄营已撤走，李济时决定打浦城的卢部黄营。许带张部赶到浦城。卢部黄营长闻风撤退，没有什么抵抗，就带着部卒溜走了。他们仅抓到黄营长的老婆，带回司令部审问。李济时已先到了浦城，司令部设在浦城一户财主家里，财主叫毛如养，被任命为副官。

李济时虽是司令，但没有掌握实力，主要是依靠张云光的三百多杆枪，司令部四个卫兵四支驳壳枪，是张云光给的。大门口的卫兵也是张部所派。李济时很想有一支握在自己手中的武装。因此，他着手筹建特

务中队，由司令部直接管辖，委派许任中队长。可是没有人，没有枪，许是光杆一人。李济时便叫许回松溪，先去收罗郑墩民团团总林寿老和路下桥的洪奴头，说已经发出通知，这两部分人，共有四十多杆枪，统归特务中队。于是，许离开浦城，回松溪。没想到走到路下桥，便得知张云光“兵变”，抓捕了李济时，讨卢司令部已散伙了。

上述情形，前后经历两个多月。

李济时后来情况，许不大清楚，听说被张部解押到福州关了起来。李济时比许大一、二岁，年纪三十左右。他家住松溪北门，从小失去双亲，只有兄弟两人，家贫，但很精灵。据说，李济时只身闯上海，在一家大商店门口卖烧饼，一有空闲，就主动帮助扫店面，日长月久不间断，感动了店老板。老板说：“青年人卖饼不是道路，还是去念书吧！”在那个老板的资助下，李济时上了大学。

## 人物志

# 中医吴金龙传略

杨庭栋

抗日战争前后，直到1958年，在松溪县医药界的行列中，有一个朴素无华、声望颇高的医生、勤勤恳恳地奔波在城乡道路上，为人民解除疾病的痛苦。人称金龙先生。

他，姓吴，本名良元，茶平铁岭企柱人。出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一八九七年）。祖上世代耕田种山，十分贫苦。他出生才四个月的时候，其父因私怨遭一财霸雇用打手殴伤致死。穷人无处投诉，全家生活更加艰难。为了挣饭吃，八岁时他就随着哥

哥到官路村一带帮助看牧耕牛。因为从小过着半饥饿的生活，发育不良，所以身体瘦弱，蜷身屈背。其母耽心他长大后没有体力，难在山田谋生，常常抚摸着他的头，背流泪叹气。他的三个哥哥和三个姐姐，因为祖先多是文盲，历代受富豪欺凌，父死沉冤，积恨难雪，悲愤不已，决心吞辛茹苦，供给弱弟学点文化，力争能记工算帐，免受“睁眼睛”之苦。在极端困难中，送他入了本村私塾。在边放牛砍柴、边读书习字的情

情下，苦读二年。又因饭食难以维持而停止。

他体衰力弱，老辈人都劝他投师学算命，遇到算命者过路投宿，他就追随左右请求收作徒弟，愿受驱使。可是，算命者回答说：“这是一种于人无益、受人冷落的职业，不学为好”。并且用自身经历遭遇，劝他丢掉这个念头。又指点说：“你聪明勤奋，可以去学医药，救人养身，越老越受尊重”。一片真诚感人的教诲，给了他极大启发。真是“同君一夜话，胜读十年书”。从那时起，他就专心一意，发愤研读《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及《医宗金鉴》《医林改错》等著作。碰别古典中不认识的字和不懂的词句，就用笔记下来，奔走十几里路，到文化较高的私塾袁老师家去求教。夜以继日朗诵默记医方歌诀，经常废寝忘食，手不释卷。本村农家有生病的，他主动访问，对照书本，因病给药。有人请了外地老医师来诊病，他就积极接近，虚心请教。记下他们开的处方，分析判断其中正确的或失误的。旁观验证，取得教益和临床经验。但是他的哥哥还不相信他会治病，怕他给人家医错了，害人闯祸，一直不准他外出行医。

一次，邻村某富户的独生儿子得了惊风，用轿子抬来几位名医都束手无策地走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请他试开一张处方。他针对先前医方的偏失，细心地辨证给药，竟药到病减，不久痊愈。这一下传誉四乡，人称先生。

当时，农村缺医少药，偏僻山村特甚。一般城镇集市的医生出诊，都得轿子迎送，酒宴款待，穷苦人家是请不起的。先生是苦里生，苦里长，苦里磨炼而成的人，有了医名以后，深深懂得穷人的困苦。没有一般“名医”的架子。有人来请，不论寒暑，早晚，远近，随请随行；翻山越岭，徒步几十里，不惮辛劳；对危重病人，总是整天守候

床边，随时摸脉诊视；亲手调熬汤药，认真指导家属护理。他对饮食起居，不求精美，收取酬费，不计多少，贫穷无力的一笑免之，遇有极穷的，有时还资助买药。只有对富豪贵胄，却往往巧取重索，如不满足，就拂袖而去。他说：“富豪人家多的是不义之财，他们生病，不用医术向他拿些来补偿别人，就不合‘天理’！我也吃不上饭，养不起家”。由于医术颇高，服务又好。数年间名望大振，门庭如市。居住在偏僻山村，已经不能适应求医者的需要了。

1936年初春，先生举家迁入县城，常行医于四乡，足迹遍及全县，救治当时流行的鼠疫、天花、大头瘟一类险症，存活的人很多。抗日战争末期，农村经济破产，田地荒废，百业萧条。先生目睹疮痍、不忍弃祖宗故园。毅然率子回乡，督以耕种，垦复山田，自己仍行医于松、政、庆三县之间。

新中国建立后，先生加入县医药协会，被安排在官路乡保健站。更兢兢业业从事治疗工作，认真负责为群众治病，有外乡来请的，也尽可能满足，颇获赞誉。

1958年，先生到县参加中医献方会议，将生平独创，行之有效的验方多种献出。其中一部份被选入福建省中医研究所编辑的《中医验方集》。

会后不久，他身患重病不能下床，但仍留在保健站坚守岗位。患者来就诊时，他从被子里伸出手为病人摸脉审症，伏在枕头上拟写处方。十月十八日，某村民幼子重病危急，抱到先生床前求医。先生诊视后，自己不能动弹，叫人代写方笺，吩咐火速取药灌服，得到挽救。十九日，先生自知不起，命子婿用担架抬回老家屋中。遗嘱在外地工作的两个孩子，不必回乡奔丧，尽忠就是尽孝，一切丧事从简办理，他就非常满意了。次日午夜，含笑溘然长逝。终年六十三岁。

先生医道大略如此。平时生活极其俭



朴，中年以后，收入颇丰，但刻苦成习，布衣粗饭自奉菲薄，几近鄙吝。爱惜稻米，甚于金银。秋收时节，家里仓储满溢，只要一有闲暇，就要到晒谷场地，把撒落的谷粒，一颗一颗象珍珠般捡拾回家。不这样就心中

不安。这种行动，有人赞美，也有人讥诮，他都一笑置之，我行我素，终身如此。乡里人至今传为逸事。大概是幼年时期受饥饿痛苦造成的吧。

## 松 溪 龙 舟

施 刚 毅

松溪有句俗语，初七龙船，十八灯。松溪城关有龙船九条，即东门头白龙仔，河头黄龙，大街绿龙（芥菜绿），水东街白龙仔，城庙下兰龙，南街尾白龙仔，水南红龙（鸡公）。唯北门没有龙船。听说早年有一条黑龙，比赛时很会和人家打架，称之为“乌棺材”，后被停止活动。

每条龙都占有一庙，平时把龙首放在自己的庙里，每年阴历五月初一开始从庙里拿出来放到各龙自己地段内的某一户柜台上。初四开始下溪，这天是试船，划的时间不长就各自回去了。初五是比赛开始，初六、初七继续，初七余下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游船，游船后就结束，初七龙船就是结束龙船活动的时间。

比赛，是对手循环赛，用抽竿的办法决定对手，抽白竿者待与胜者赛，赛程从大桥（即现红旗桥）下为起点，大西门浮桥为终点，谁先触浮桥板为胜，得胜者竖旗、擂鼓、放炮凯旋而归，负者反之。初七按胜负次数决定名次给奖，奖品是当时政府各机关发给，奖品有银牌、锦旗等。比赛的人是每个地段居住人为主体自愿参加比赛，参加者不得报酬，每天划船后在河边有点心吃。有的龙也出资雇外人参加比赛，如绿龙桥头街很多商人，劳力差赛不过人，又讲虚荣就雇撑

船的工人参加比赛。

五月初五和初七两天特别热闹，初五是端午节，午后大部份人都休息，城乡男女云集城关河边观看龙船，大桥里、城墙头上、码头旁人山人海，青少年男女，吃完午饭换上新装，老早就到大桥或在城墙上占个好位置，比赛开始在河滩边随赛船奔跑看胜负。真是男女老少花花绿绿，热闹非凡，一派节日景象。初七是比赛结束结奖，最后游船，游船时每条龙船中间打一把凉伞，并把历年所得奖品拿出来张相，这时少年儿童可以上船拿奖旗，船上满载，在大桥下游来游去，比谁得的奖旗多，张旗示威，五颜六色，鞭炮声不断，锣鼓齐鸣，又是一场热闹气氛。

龙船的形象，龙头是木雕的，大约1.5公尺左右长，用梧桐木雕的，鼻子很长约占全长40%左右，向上翘起，鼻上有两条龙须（用广藤做，在藤的梢尾加上个椭圆形木，行动时会上下幌动）分左右伸出鼻外，鼻上有两只眼睛，眼上有个包，包后有两个龙角，角各龙有不同，如白金龙的角是弯、长、大，水南红龙的角则直、短、小。鼻下有嘴吧，嘴内有牙、舌，并含一珠，有的龙有胡须，如白金龙是白胡须，水巷红龙、黄龙、兰龙是黑胡须，绿龙则是绿胡须，三条白龙和水南红龙没有胡须。角后伸出一段扁形四方木

中间打两个洞以便上在船头上摇住。船的形式如鹅在水上游，在颈部有一洞插旗，各龙都有各已不同的形式和颜色的旗帜，如白金龙是独特的长条白色红齿镶边的旗，名曰蜈蚣旗，其余各龙均是四方、三角旗两种，镶边各有不同，其颜色是什么龙就什么颜色的旗帜，各旗上都有书文，每条龙船可坐二、三十人，比赛时只有14个赛手，一边六人两边十二人，掌舵一人，擂鼓一人。

划龙船系民间自发的体育活动，活动经费每年以地段住户有喜事的人家出钱，如娶亲、入赘、生男孩子、盖新房、买房屋等都要捐款，或办酒席给划龙的人吃，初四至初六送到河边，初七到办酒的人家去吃，这一天的酒席要比前几天丰盛。每个地段划若干班，周而复始，每班选出二、三个或三、五个不等为班头，维持一切活动事宜。每年结束后，经济收支要张榜公布，移交下班。

## 元宵龙灯漫话

施刚毅

松溪县城有初七龙船十八灯之说。此说始于何年，并无史载，难以考证。现将本人孩提时所见所闻记录如下，以供参考。

松溪城有东、南、西、北四大城门，四小城门。兴龙、竖灯竹，按东南西北为序轮流，周而复始，轮到那门进，由那门居民兴龙，竖灯竹。其他各门则不能兴龙（包括各门外的村庄），竖灯竹。每年元宵之夜，男女老少，成群结队，走街串巷，看舞龙，走灯竹，观花灯，川流不息，热闹非凡。做长辈的为了让小孩看得清，又安全，把幼儿骑在自己的肩上，松溪话叫“骑龙马”观看。

龙灯从元宵的晚上起，上街、串户，连续四天，至十八日止。在这期间属于进门的乡村的龙灯也可进城。非此时间进城者叫违观。串户没人接待，而会被人当笑话。这一规矩世代相传，大概十八灯之说即由此而来。

何谓兴龙？就是把龙灯做好之后，在元宵或前一两天的上午，把龙灯拿到东门外的来龙山的龙井处，并备生猪一头，在那里宰猪放血，请神，叫做兴龙。龙灯有连节的，有独节的，有长的，有短的，有九节、七节、五节、三节。但三节“龙”只是江西籍居民

舞的，本地没有三节“龙”的。

松溪舞龙的风俗，鞭炮不断，舞龙不止。龙灯上厝先下帖，不受帖，龙不能来。

“龙”到吉祥人喜欢，鞭炮迎送茶果端。“龙”入厝、出厝、都要放鞭炮迎送，正厅的“佛桌”上摆着糖果、糖茶，热情招待。迁到慷慨或者与这邦龙有亲戚关系的，还要招待以酒菜、面条，舞龙者，不能不吃，又不能把它吃个精光。吃多了，会被人家说成条“饿龙”。厅堂宽些的，“龙”进门就必须午一阵。厅堂太小，打不开架势，龙头要向正厅摆神龛处点点头，以示吉祥和礼貌。舞龙尾的只有这时可以停下休息一会，平时他都得左右跳个不停，可谓整条龙中最辛苦的一个。凡受帖，龙入厝后均须送“红包”或给“龙”挂彩（红布），多少不拘，看人关系。还有儿童可舞鲤鱼灯，有三枚、五枚的，也可以上厝，但不先下帖，同样要给“红包”，可是钱比龙灯少得多。

什么叫灯竹？就是把两根很长很大的连枝带叶的毛竹的尾梢相辘结，拱竖在街巷两边，成为路的园门，在门的中间挂上灯，这叫做灯竹。各竹门及挂的灯由各居民筹制，

灯有各色各样，有宫灯、走马灯、花兰灯等等。元宵的晚上起灯来，以供人们观赏走玩，这叫走灯竹。此外，大户人家的门

外，也有挂着各种花灯的。当然，穷人就没有这种闲情逸致去做这个既花钱又花工的玩艺了。

## 捣毁龙头山匪穴记

李金球

提起活捉匪首伊振声，捣毁龙头山匪穴的事，说来话长——

### 策应变群魔集会

### 谋潜伏妄想变天

一九四九年春的一天深夜，国民党驻松溪县中统军统联密室主任、特务头子黄振华接到上司急电：“今天南京首府被共军占领，蒋总裁已飞往台湾，命下属接此电告，应立即组织策划应变，特此命令。”黄见电心慌，立即召集县党部书记长黄占梅、县长黄昌京，警察局长秦祖德和自卫队长等人商议，次日夜，又在明伦堂召集国民党区党部书记、三青团区队长、县参议员、乡长及中、军统特务头目等一百余人开会，策划应变。会议由黄占梅主持，黄昌京训话。他们胡说一通共产党是共产共妻、朱毛红军是兰面、红胡子等话后，决定见机而行，到不得已时，炸毁一切桥梁、物资粮库，烧毁档案材料，愿意随军逃往台湾者，会后立即整装待发，不愿去者潜伏起来，伺机配合国军与台湾里应外合，反攻大陆。会后，黄振华秘密地授予中美合作所东南训练班毕业的军统特务伊振声潜伏应变任务，并交给潜伏特务名册一本，收发报机一台。

一贯与人民为敌的伊振声，年约三十四岁，矮个子，额大下巴尖，绰号大头，是渭

田一霸，正想借此大显身手，受命何不乐哉，因此，他马不停蹄地回到家乡渭田街，密谋组织武装应变。刚好，省义勇警察一队六十余人，由浦城经古岫隘甲岭来到渭田住在伊家。伊大头大为高兴，福星高照，天从人愿，经商议，留下部份枪枝弹药，上校军官练财生也留下乔装打扮为客商，以配合应变。谁知一声春雷震天响。一九四九年五月，闽浙赣三省边区特委领导下的人民游击队在陈贵芳同志率领下，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松溪县，并委派叶风顺中队留守县城，接管地方政权。解放了的人民欢欣鼓舞，笑逐颜开。伊、练一伙却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

### 龙头山妖雾朦胧

### 溪源洞匪话通宵

然而，被打倒的反动派是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的。“上龙头山，长期潜伏，伺机应变。”伊振声、练财生决定按原计划，上山为匪。他们将雷厝军统特务雷一声、古岫伪保长杨长松和叶寿南、叶文送等人，分别在渭田街、浦城县山路下等地以开设商店、笋行为掩护，建立秘密联络站，筹备武器弹药、物质，搜集情报，网罗国民党散兵游勇和地痞流氓，组织土匪武装。四九年八月，伪县自卫队排长张中午、张维铭的勤务兵彭

华南、三青团骨干邵兆麟等人携带伊振声解放前夕备下的枪支弹药也潜入龙头山。至此，伊振声匪部成为全县人数最多，反革命气焰最为嚣张的一股土匪武装。

人说：“福建除了龙头无大山，除了李密无大官”。龙头山地处闽浙交界，海拔1349米，东接浙江庆元县，西临浦城县，北靠浙江龙泉县，南近松溪城，方圆几百华里，山高林密，上下周围距离三、五里或几十里就有几个村庄和一个小集镇。伊、练一伙，以为有这个天然屏障，进可攻，退可守，给养有保障。因此，整天价做着反攻复辟的黄粱美梦。

一天深夜，伊大头等七、八个匪首，聚集在龙头山溪源洞，边谈边议，又哭又骂，为谋潜伏、搞应变，通宵不眠。一开始，伊大头就痛哭流涕，大骂老蒋无能，掌兵八百万，还有美国佬做后台，结果落了个江山失去身逃孤岛。几个匪首想到前途末卜，也伤心地落泪。接着伊大头挥泪说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当务之急是如何长期潜伏，保存实力，消灭共党，希望诸位合计合计。”伪保长杨长松等大表忠心，决心为党国效劳争光。一副商人打扮的上校伪军官练财生，虽年方35岁，却堪称“老奸巨猾”，立即献计道：“浦城郭永槐部有一百余人，在西乡活动。山路下还有国军的一个团的余部一百多人，全是正规军装备，如果和他们联合起来，那就如虎添翼大有作为。”邵兆麟得意洋洋地说：“小弟奉伊君之命，已弄到步枪十二支，手榴弹二十多枚，子弹二千五百余发，同时招收三十多人上山。”伊、练听后大加赞赏欣喜若狂。他们七嘴八舌分析着“形势”，大谈其有利条件和必胜的信心。最后伊振声对扩大土匪武装、策反工作、后勤供应、“作战”部署等等，谈了一通。大家无非是说些“伊君高瞻远瞩、胆略过人，不愧为党国栋梁”之类的话，奉承捧场。

突然，一声尖厉的枪声破夜空，几个匪首吓呆了，唯有张中午持驳壳枪冲出门口，询问站岗的出了什么事？答：“刚才见两把手电光从土墙那边并排照来，跑往菜园，我以为共军来了才开一枪。”张中午打亮手电一照，原来是个野猫在乱窜。他啪啪地打了匪徒两耳光，骂道“饭桶混蛋，再乱开枪，就枪毙你”。当张中午回到屋里，叫声没事时，只见伊振声从床底下爬出来，满身臭气，因为杨长松钻到床头后橱角时，慌乱时碰倒马桶，把他倒了一身屎尿；练财生从楼上烟囱头下，满脸乌黑；邵兆麟从后门回来，被芦苇刮的满面鲜血……。匪首们一场虚惊，你看我，我看你，都是狼狈相，不禁挨声叹气起来。

伊振声见状大吼：“不成功，则成仁。明天分头行动，不把共产党杀他个人仰马翻，不解今夜之恨。”

夜，永远是夜。曙光只属于人民。

## 投罗网巨魁被擒 寻光明匪徒下山

残忍，是土匪的本性。伊、练勾结浦城郭永槐匪部、浙江李东生匪部等，干尽了烧、杀、奸、淫的罪恶勾当，妄图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然而，蚍蜉撼树谈何易。人民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等待着他们的只是死路一条。

起初，伊匪趁我人民政权刚刚建立，地方武装初建之机，纠集乌合之众，大肆烧、杀，扰乱社会治安，气焰十分嚣张。

一九五〇年二月，攻打我祖墩乡公所，乡队班长陈金标、吴陈金被匪策反，携枪叛变投敌。二月二十八日晚，花桥区中队班长黄忠等，在伊匪策动下，与匪里应外合，打死我一班长，抢走长短枪二十二支。三月，攻打我大布区公所，杀害区公安员及区中队

战士各一人。我祖墩乡溪后村农会主席易玉顺一家三口及无辜村民六人被匪杀害。四月，杀害我老区群众练火生，並残无人道地取出心肝下酒。九月，花桥区公所被一百多名土匪围攻，打死我区干部和战士二人，打伤四人。邵兆麟、熊宝生等匪还潜入城关，妄图攻我公安局和松溪县城……。

为了歼灭敌人，巩固人民政权，保障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中共松溪县委，采取了坚决而果断的有力措施：一请求建阳军分区派兵支援；二加强对匪情侦察活动；三大力发动群众，开展大张旗鼓的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根据上级提供的线索，经过侦察，发现一个化名为练财星的，是国民党南京国防部派遣来闽、浙、赣三省边界山区结合部龙头山区潜伏的军统特务头子。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于是我特工队，于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在周墩金竹林，秘密擒获练财星。经过审讯，查明：练财星系严家福的化名，男，现年35岁，家庭出身地主，松溪县溪东柯田村人。解放前，严在东南训练班受训毕业后，曾任保密局江浦站检查员，军委会总办公厅股长，国防部预算科付科长，上校军衔，一九四九年二月，在南京参加蒋介石败退逃往台湾前夕的策划应变会后。被派遣广州中国银行，任副经理，潜伏策划反革命应变，后因活动经费欠缺，而改派来闽、浙、赣三省边区。一九四九年三月，在浦城西乡，严召聚闽浙赣三省反革命策划应变会后，由省义勇警察队护送到松溪县渭田街伊振声家中，在澄清匪情的基础上，松溪县委在建阳军分区警卫第四连的支援下，对伊匪采取了政治攻势和军事围剿双管齐下的办法。一九五〇年十月，当伊振声在龙头山溪源洞集中总队一千余人，要去浙江攻打龙泉县时，途中被我解放军击退，窜回龙头山古榭村，又被预先埋伏在古榭的解放军一个班迎头痛击，伊匪见势不妙，退上

古后门山，坚持顽抗，用几架机枪向我军扫射，我军回击了几发六〇炮，打得众匪抱头四处逃窜。

我党对于被俘土匪，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对被俘自新悔过的土匪予以释放。並利用他们重新打入土匪内部，与我军里应外合。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和强大的军事围剿的威慑下，有不少土匪纷纷下山向我投案自首。促使敌人内部分化瓦解、动摇。加之，土匪内部为了争夺权利，互相拼杀，也消耗土匪不少力量。

时至一九五〇年十一月，除伊振声、叶发机、熊宝生等三大股匪尚未剿除处，其余小股土匪均被消灭。为了消灭这三大股匪，福州军区派了二八六团前来支援。一面采取集训，将全县区乡保甲人员，和通匪分子集中起来训练，号召他们坦白交待，检举揭发，使匪方失去手脚耳目，成为孤军。另一方面发动广大群众，组织青年妇女，儿童在交通要道站岗放哨，民兵配合解放军上山围剿。在春雨连绵的季节里，军民合作，日以继夜地围剿土匪，布下天罗地网，筑成铜墙铁壁。至一九五〇年古历十二月下旬，叶发机，熊宝生两股土匪基本消灭，唯独伊振声股匪躲在龙头山上顽固抵抗。我军民采取了“集中兵力，突然袭击”的战术，于一九五一年古历正月初一，在渭田董坑竹母林岭，当场击毙拒捕匪首张中午，同时在董坑对下坑山上活捉了伊振声。

正月初二日，在渭田街召开群众大会，公审、枪毙伊振声。初三日，将伊振声、张中午两个土匪头子尸体，用竹排放到松溪县城示众。

至此，松溪县境内的土匪均被我彻底剿灭，军民高兴地编了一首歌：

春天已来到，万物都复青呀！  
消灭了土匪，人民得安宁呀！

解放军、老百姓，人人都高兴呀！  
劈开乌云见青天，从此人民享太平呀！  
打死张中午，活捉伊振声呀，

消灭了土匪，人民得安宁呀，  
解放军，老百姓，人人都高兴呀，  
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救星毛泽东呀！

## 松溪县经受了一次特大的洪涝灾害

林 舒

一九八二年夏季，我县经受了一次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六月十三日至二十二日，十天当中，下了七天大雨暴雨，降雨量共达461.6毫米，为1939年以来所未有。比解放后特大洪水的1952年七天降雨量还多210.1毫米。日降雨量最多是十五和十八日，分别降雨112和102毫米。由于连日大雨暴雨，造成山洪暴发，河水猛涨，松溪河先后出现五次洪峰，四次超过警戒线，最高水位达6.09米，超过警戒线2.59米，超过危险线0.09米，沿河低洼处，一片汪洋，城关西门进水一尺多深。今年洪水与五二年时比大河水位没有五二年高，五二年城关水位高达8.63米，主要是上游的浙江省庆元县降雨多。今年则本县境内降雨多，小溪河水位比五二年还高，稻田受淹时间长，面积大，而且大面积双季早稻正在扬花吐穗，（五二年我县还是单晚地区）。所以，今年洪水灾害比五二年损失更大。

全县九个社（镇）普遍受灾，受灾大队有85个，占大队总数93.4%；受灾生产队507个，占生产队总数65.3%，受灾户7732户，占总户数30.9%，受灾人口35064人，占总人口27.6%，其中受灾户3484户，人口17148人。全县受淹稻田4.9万亩，绝收8010亩；经济作物受淹4821亩，绝收2200亩；水毁工程损失尤其严重，水利水电设施被冲毁

1063处；公路塌方溜方245处，桥梁冲毁73座，倒塌民房192栋，共687间，仓库倒塌19座，畜栏、灰铺倒塌45座。死亡2人，受伤9人，冲走耕牛1头，压死生猪60头。洪水期间，大部地区交通中断，电站停电，工厂停厂，学生停课。全县经济损失共达552.8万元，粮食减收1520万斤。

灾情发生时，县各级领导都全力以赴，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抗洪救灾，县委、县人民政府多次召开紧急会议，进行研究和部署，县委常委和副县长都冒雨分赴重灾社队坐镇指挥，并抽调了一批年富力强的科局长和机关干部下去协助，沿河和水库所在社队，都以民兵、团员为骨干，组织抢险队，坚持日夜值班巡逻戒备，县机关和工矿企业单位也组织抢险队准备了草袋，麻袋和车辆，随时待命。十六日深夜，蓄水175万方的县李墩溪电站芦下水库告急，水位超越溢洪道75公分，每秒泄洪量达17立方米，大坝第四段面移位9公分，坝体出现漏水。县长陈嘉彪同志接到警报，漏夜带人赶到现场，冒雨上山查看险情，研究应急措施，并和社队干部一起，逐户上门动员水库下方的社员搬迁，群众感动地说：“还是共产党关心人民，有了灾难，连县长都半夜来看我们”。同一天深夜，旧县公社杨厝水库被冲开一个缺口，险情危急，县水电局局长李发宏和工程师陈厚

平，以及旧县公社主任孙良才同志都连夜赶到现场指挥抢险，组织民兵五十多人，用五百多条麻袋装沙石，苦战三天三夜，终于堵住缺口，保住了村庄和良田。渭田公社水利技术员吴明项和县水电局职工李建华在十七日大暴雨时，从董坑大队赶到角岐大队，冒雨上山察看水库，发现库旁山坡塌方，一块大岩石堵塞了溢洪道，他立即通知大队，组织二十多人，炸掉岩下，清除塌方，保住了水库。花桥公社大浦大队党支书黄水金在洪水淹没大队电站时，虽然自己的房子也倒塌了，但是他顾不上抢修自己房子，而带领群众抢救电站，抢修了渠道，并借来电机，迅速恢复发电，使大队茶叶生产免遭损失。溪东公社雷厝大队工作队潘才平（公社司法员），和社员雷志南、蔡正英、蔡必钦等四人，在防洪巡逻时，发现社员雷光柯被屋后塌方压住，只露头部在外。他们冒着大塌方危险，奋不顾身，抢救了雷光柯的性命，河东公社书记范世和同志，重病在身，县委批准住院，十五日彻夜暴雨，他放心不下，凌晨四点多钟，带病冒雨到沿河各大队查看灾

情，指挥抗灾，直到晚上八点多钟才回家。郑墩公社梅口大队党支书吴吉祥在洪水进村时，他不顾亲人病危，也不顾家里被淹，带领干部、党员战斗在危险地段，抢救群众，安置受灾户。灾后又积极领导群众生产自救。由于各级领导亲临第一线，与广大干群并肩战斗，大大鼓舞了士气，增强了全县人民战胜灾害的信心和决心。

灾后，在省、地领导的关怀和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县委、县政府立即研究部署灾后生产和善后工作。动员全县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开展生产自救。在短短几天时间内，就完成了受淹稻田的排涝洗苗扶苗四万多亩，修复田埂田旁九千多条，并补播双晚种子2.5万多斤，抢种地瓜、杂粮1860亩，改种经济作物921亩，修复水毁水利水电工程771处，并对重灾户的生产和生活作了妥善安置，帮助他们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使广大干群在灾后不久，就满怀信心地投入了紧张的“双抢”战斗，力争做到“大灾不减产，小灾夺丰收，无灾多增产”，以弥补灾害损失。

## 松溪县邮电业简况

黄象南

松溪是一个偏僻山区小县，人口少，交通不便，过去，商品经济不发达，文化落后，邮电事业较其他地方落后。解放前县城设有邮电局，全局仅有五人（局长兼财会、营业员和三个投递员），地点在本金相街大奶庙内，邮件靠人工挑运。城关还有一个电讯（即电话传送）代办所。县政府内设有电话班共六人。全县二个总机（城关、渭田），16部电话机，通电话的有城关、旧县、渭田、周墩、花桥、祖墩等六

个乡镇。

解放后邮政局和旧政府电话班合并成立“松溪县邮电局”地址设在西门桔树下刘氏祠堂。全局职工12人。当时全县通邮面只有4条邮路（即大布、渭田、花桥、城关），邮路总长度为180公里。县内设立邮票代售处十二个。解放初期全县邮电业务总收入9951元（其中：邮政收入1610元，农村电话收入2241元，电讯收入6100元），此后邮电业务量逐年增加。一九五六年在渭田、花桥、郑

墩、大布成立区邮电所。后来按人民公社成立七个邮电所，开展邮政电信业务。

随着工农业的发展，邮电部门进一步改善和扩大了服务，为我县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要服务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邮政电信业务逐年发展壮大，生产人员逐年增加。到一九八一年底，全县邮电职工总人数达到106人，其中：直接生产人员为96人，管理人员10人，比解放初期增加7.8倍。局内设立报务、话务、机务、线务、邮件、投递和营发等七个生产班组。全县邮电业务总收入达到27万多元，比解放初期增长36倍，其中：邮政业务收入9.5万多元，增长58倍，农村电话收入7.5万多元，增长32.6倍，电信业务收入9.7万元，增长150倍。

邮电业务迅速发展。(一)通邮面。县境内设有24条邮路，比解放初期增加5倍。邮路总长度达1118公里，比解放初期增长5.2倍。全县九个社(镇)，90个大队，实现社社队队通邮，在90个大队中，逐日班达到86个大队，占大队总数的95.5%；在699个生产队中通邮的生产队到达662个，占生产总队数的94.6%，其中逐日班达到558个生产队，占总队数的80%，隔日班为107个队，

占总队数的15.3。邮件投递工具伴随公路的通车，改人工挑运为汽车、摩托车、自行车运送。全局现在拥有摩托车五辆，自行车38部，从而改善了职工劳动条件。(二)农市话容量。全县有十一台总机，比解放初期增长4.5倍，共890门电话，其中市话公电总机二台，计280门，单机达到541部，比解放初期16部增长80.6倍。全县单路载波三路载波共8路。农村电话社社通载波，县至公社电路中继线平均3.13路。(三)电报设备不断更新。一九五九年前使用电话传送，一九五九年后使用人工收发报机，一九七七年后使用电传收发报机，一九七八年开放传真机。(四)解放后随着业务的发展，职工办公和居住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全局基本建设投资额达23万多元。一九六五年新建一座1043平方米的邮电办公楼。七个邮电所办公及住房近2000平方米。一九七八年又新建1800平方米的三层砖木混合结构的职工宿舍。目前，邮电主管部门正在加强邮电通信建设，不断提高通讯质量，进一步改善和扩大服务，更好地为我县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要服务。

## 松溪县粮油工业发展情况

刘景熊

我县粮油工业解放前是一个空白县，全县四万多人口，生活用米全靠古老落后的水碓或手工加工。直至解放前夕1948年由私人分别在下巷、水巷办了两家小型手工操作大米加工厂，厂名“五丰米厂”和“联丰米厂”，班产大米3.5吨，生产工人只有5人，使用的动力机是8匹煤气机，18“磬谷机，2#清水米机，以代群众加工为主，由于私人开

设的加工厂工费高，群众来料加工出米率低，年加工大米只有500多吨。

解放后，1951年“五丰米厂”老板为了购买机器，将国家和私人委托加工的大米出卖了，引起群众反对，国家也不允许，因此机器买不成，到2月间“五丰米厂”即倒闭，同年下半年又由另一家私人重办了“五丰米厂”，直到1952年国家实行私改后，即



由合作社接收，其厂性质仍属集体所有制，年产大米968吨，工业总产值25.84万元。

1957年7月1日粮食部门根据上级精神，正式接收了合作社大米加工厂后，即成立“国营松溪县第一碾米厂”，属全民所有制企业，随后几个月“联丰米厂”也并入“国营第一碾米厂”。这时期年产大米增加到2500多吨，生产能力也达到2560多吨，工业总产值47.34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2万元左右，上缴利润5696.25元，国家有固定资产11589元，为了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又新建了面粉加工厂，年产面粉196吨，产量和质量都比1951年成倍增长。

1957年下半年，除县城一个碾米厂外，粮食部门先后在花桥、渭田二个区所新办了两个手工操作大米加工厂，使用动力机都是8匹卧式煤气机，班产大米4吨，全县职工总人数18人，其中生产工人13人，管理人员5人，为此对我县人民生活所需的大米有了保证。

1958年为了扩大复制品和油脂生产又新办了“国营粮油综合厂”，主要是生产粉干、线面、白果等粮食复制品。1959年在粮油综合厂新安装了食用植物油生产设备，主要油脂生产有菜仔、茶仔、芝麻、大豆、米糠油等，年生产食油5.99吨，同时办了饲料加工车间，年产饲料192吨，粮油综合厂于1968年并入城关米厂，成为一个附属生产车间。

1960年“国营第一碾米厂”由下巷迁到南街（即现在厂址），并进行改装，由手工操作改为升降机半机械化生产，动力机改用12匹柴油机，班产大米提高到6吨左右，同时还新购置了20匹柴油机加工面粉、饲料等。

这时期全县有4个粮油加工厂，有动力机5台计56匹马力，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大米400吨/年，面粉400吨/年，职工总数28人，工业总产值达94.07万元，主要产品大米

2710.55吨，面粉120.65吨，食油13.9吨，饲料863.43吨，粮食复制品38.81吨，年末固定资金23000元，产值和产量分别比1957年增加98.7%和49.9%。

1962年3月因城关米厂（即第一碾米厂）失火，烧毁厂房和全部粮食加工设备后，上级及时下拨动力机和款，重在城关新建粮食加工厂，于1964年投产，班产大米8吨，随后又扩建了城关面粉车间，安装了小型辊筒磨面粉设备（65型磨粉机5台，125型磨粉机1台），班产面粉4吨，同时还拨机拨款给渭田、花桥、郑墩三个公社新建或改建粮食加工厂，经过新安装后，三个厂班产量由8吨提高到24吨，产品质量更有保证，上缴国家利润达6341元，国家有固定资产111800元。

为了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生产更多的粮食复制品，为“四化”建设当好后勤兵，经上级批准于1979年又重办了“国营粮油复制品厂”，年产各种复制品线面、粉干等二十几个品种，产量达1500多吨。同时城关粮食加工厂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将全钢砂砬谷机改用了14”胶辊砬谷机，不仅提高了班产量，而且提高了大米的质量。

到1981年底，我县粮油工业有4个粮食加工厂，1个粮油复制品厂，比1957年增加了三个粮食加工厂，共有职工112人（包括集体51人），比1957年增加6倍多，全县共有动力机6台，计555匹马力（包括150匹柴油机安装使用在内），比1957年增加近70倍，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大米9500吨/年，机制饲料5000吨/年，实际完成工业总产值279.48万元，比1976年增长11%，大米6914吨，面粉114吨，糠油23.23吨，机制饲料2205吨，粮食复制品计843吨，比1976年增长8.5倍，上缴利润5.54万元，国家拥有固定资产38.72万元，利润和资产比1976年分别增长21.8%和90%，同时还在粮油复制品厂新建和安装